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七

秋官司寇第五之四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牷音全瘞於例反

正義鄭氏衆曰牷純也賈疏商書微子篇犧牷牲注云犧純毛牷體完具彼牷與犧對是犧為純毛牷為體完具此無犧故以牷兼犧也物色也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賈疏以王車轢之者即生民詩云取羝以軷聘禮注云其用牲犬羊可也是犬羊俱得

瘞謂埋祭也爾雅祭地曰瘞埋　賈氏公彦曰伏瘞謂王出國軷道之祭即大馭職所云是也　王氏應電曰祭祀伏瘞用純色之牲即牧人所謂毛之也

案充人所芻者牛羊也犬則槀人豢之臨祭犬人共之下言用駹則此牷兼犠言之明矣

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駹模江反注故書駹作龍鄭司農云龍讀為駹

正義鄭氏康成曰幾讀為刉珥當為衈刉衈者釁禮之事　鄭氏衆曰大宗伯職曰以埋沈祭山林川澤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駹謂不純色也　賈氏公彦曰

沈謂沈牲於水辜謂疈磔牲體牧人職云毁事用駹

云可也者用純為正用駹亦可也

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謂視擇知其善惡　賈氏公彦

曰犬有三種田犬吠犬食犬觀其善惡食犬觀其肥瘦皆

須相之牽犬者謂呈見之少儀云犬則執緤是也

歐陽氏謙之曰掌其政治若用牷用駹因所祭以别

其所用相犬牽犬擇其人差其廩禄皆是

案此職賈徒倍於羊人疏兼田犬是也但牽田犬非

十有六人所能共相犬者亦不僅官中之賈經云凡

相犬牽犬者屬焉作推廣之辭則别有共其事者明

矣

司圜掌收教罷民罷蒲宜反

正義鄭氏鍔曰拘之圜土所以收之勞苦以生其善

心所以教之　項氏安世曰司寇執其總故曰聚司

圜掌其出入故曰收

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正義鄭氏康成曰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歟賈疏孝經緯云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幪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舍釋之也　鄭氏衆曰任之以事若今時罰作矣

王氏應電曰任之以事所以強其罷而勸之善亦使

之自食其力不以無罪養有罪也　易氏祓曰此與大司寇寘之圜土而施職事之文同大司寇不言任舍而司圜則有一年二年三年之差蓋彼言其要而此言其詳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其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之以事耳　鄭氏衆曰以此知其為民所苦而未入刑者也故大司寇職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

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又曰以嘉石平罷民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言為惡無所容入也　易氏祓曰司刑之墨劓宫刖殺虧體者也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虧財者也

案不虧體疑即掌戮職所謂髡以其既改而髮仍可蓄也惟髡故無冠飾

掌囚掌守盜賊

正義賈氏公彦曰古者五刑不入圜土故使身居三

木掌囚守之　王氏安石曰掌囚凡囚皆守焉獨言盜賊者重也

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梏古毒反拲音拱桎之實反弊必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囚者謂非盜賊以他罪拘者也在足曰桎　鄭氏衆曰拲者兩手共一木也　劉氏敞曰在頸曰梏春秋傳以弓梏華弱於朝易曰童牛之梏　王氏安石曰梏在脰桎在足拲在手左傳子

蕩以弓梏華弱於朝則梏在脰明矣

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奉而適朝者重刑為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案諸士刑殺各於其地自當各就其市注云士鄉士者自朝適市則必國中之市也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

著之也因時雖有無梏者至於刑殺皆設之以適市就衆也庶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

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正義鄭氏康成曰適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待刑殺者掌戮將自市來也文王世子曰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異姓也賈疏同姓亦有刑則異姓心服故云體異姓刑於隱者弗與國人慮兄弟也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諜音牒搏注作膊匹各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斬以鈇鉞若今要斬也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諜謂姦寇反間者賊與諜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搏當為膊諸城上之膊賈疏見成二年左傳字之誤也　楊氏雄曰膊暴也　金氏瑤曰賊諜即士師八成之邦賊邦諜不可赦者

存疑鄭氏康成曰膊謂去衣磔之

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親緦服以內也焚燒也易曰焚如

死如棄如辜之言枯也謂磔之　王氏昭禹曰焚之者不存其形辜之者不全其體

案焚酷於辜殺王之親其律尚輕於殺其親者聖人立法所以仁至而義盡也今律不孝不弟列逆叛之前義亦如此

總論金氏瑤曰已上三者皆非常刑

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踣步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踣僵尸也肆猶申也陳也凡言刑盜罪惡莫大焉罪二千五百條上附下附刑五而已

賈疏上附下附是罪附於法 於刑同科者其刑殺之一也 賈氏公彦曰亦如之者合入死者亦踣之合入四刑者雖不踣亦刑之於市

案不曰盜亦如之而曰刑盜于市者劫請攘竊之盜未曾傷人刑或止於刖劓也上言凡殺人者則殺人之盜已具其中

通論賈氏公彦曰魯語臧文仲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朴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
辨正黄氏度曰後鄭以戮為膊焚辜肆非也戮猶辱也古刑戮字皆合輕重稱之
案軍旅則有斬殺田役則有刑戮也田以習軍旅故

鄉師巡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春秋傳孟諸之田楚申舟扶宋公之僕是也役亦有刑戮者如壞隄防以災民倡訛言以驚衆之類是也經統言斬殺刑戮者軍旅之小罪亦有刑戮田役而作姦犯科惑衆害民亦或斬殺以徇也　殺人刑盜既曰凡罪之麗于法者亦如之謂于市也此又云亦如之專指王之同族與有爵者言也盖古者大田大役皆大司馬涖衆屬植以軍法部勒徒庶恐疑在師中則戮於社田役

之刑各徇其地故特著其亦於甸師氏也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髡苦門反積子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黥者無妨於禁御截鼻者亦無妨以貌醜遠之宫者守内以其人道絶也刖者斷足驅衛禽獸無急行　劉氏迎曰刑之以償其罪養之以全其仁先王視刑餘之民猶其民也　王氏曰先王之於罪人流之則有居刑之則有使記言公家不畜

刑人非不畜也君子不近耳

辨正王氏應電曰注以髠為王族犯宫刑而減之者非也公族不翦其類但可減為刖以下耳茍降從髠則應劓刖者不獲減刑乃反重耶

案記所謂公族無宫刑葢議獄時不當以宫而降從劓刖耳先鄭以髠者為司圜所收罷民似可通其不冠飾而墨幪疑即為其髠也葢能改者反其州里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其罪不至殺而又不能改者州

里莫任將焉置之則長髡而使之守積宜矣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物衣服兵器之屬　王氏應電曰辨其物使不得相雜也政令謂各有所當執之役與其敘次法度　王氏曰法其役使之差等也正之則有政使之則有令

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搏音博為于偽反積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民五隸之民也鄭司農云百官所當任持之器物此官主為積聚之某謂任猶用也郎氏兆玉曰牛人職所云公任器是也

餘論王氏應電曰民謂罪隸之民也罪隸之人於盜賊能得踪跡故因其能而使之

邦有祭祀賔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煩猶劇也士喪禮下篇曰隸人涅厠賈疏涅厠室塞之示死者不復用引之者證煩辱之事　王氏應電曰如典

祀徵役於司隸而役之之類
索下經別列四翟之隸所共職事則上所列諸事皆
役罪隸明矣蓋以四翟之隸而為百官積任器役祭
祀賔客喪紀之事則非其所習遠人觀德而使役煩
辱事體亦不宜且四翟之服事於王朝者其數未必
多以役國中庶事兼搏盜賊掌囚執人則力有不暇
給惟罪隸則百二十人之外實繁有徒以力則能給
以事則易習而體亦宜之曰帥其民正以見罪隸之

為國民而别於四翟又以包百二十人以外之徒衆也

掌帥四翟之隸使之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宫與野舍之厲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厲遮列也

賈氏公彦曰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若東方南方衣布帛執刀劍西方北方衣氊裘執弓矢守王宫與野舍者即師氏職帥四夷之隸守王之門外朝在野

外則守內列是也　王氏應電曰守王宮與野禁重事也而使四翟者夷人性朴其戴君父之心純一不二因其願留而任以事一以通在彼尊親之心一以示王者無外之意也　鄭氏鍔曰司隸正掌之師氏又使其屬董之

存疑易氏祓曰周之興也東南先服王化四翟之隸即南方之蠻東南之閩東方之夷東北之貉其服屬有素故使列於守衛

罪隷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令力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役給其小役　王氏曰雖充百官府與有守者之役亦掌使令之小事而已

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徬徬步浪反

正義鄭氏衆曰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牛助為牽徬此官主為送致之也　鄭氏康成曰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隷牽徬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徬

賈疏車轅内一牛前亦一牛二隷前者牽前牛徬者御當車之牛　王氏應電曰

所謂煩辱之事此類是也

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正義王氏應電曰上司隸職止言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及野舍之厲禁未及於罪隸也以文勢推之不應未言蠻隸而先言如蠻隸之事十四字疑閩隸脫簡而誤見於此

案盜賊之子其類姦宄又親戚為戮不宜俾守王宮與野舍故司隸通掌五隸而守王宮與其厲禁獨舉

四翟之隷此為閩隷下錯簡無疑

蠻隷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正義賈氏公彦曰云掌役校人者為校人所役使校人良馬乘一師四圉不見隷者盖雜役之王氏昭禹曰校人徒八十人有不足以給其役者蠻隷兼役其事

閩隷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閩梅巾反

正義王氏安石曰役於掌畜王氏昭禹曰此與掌畜所謂阜蕃而敎擾之同

事

掌子則取隸焉

存疑杜氏子春曰子當為祀　鄭氏康成曰掌子者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

案此經不可强解姑存注說掌子二字具有譌脫與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

正義鄭氏衆曰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賈疏解鳥言者或解獸言

故鄭兼言之介葛盧事見僖二十九年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貉孟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阜蕃者猛獸不可服又不生乳於圈檻也　賈氏公彦曰夷隸既鳥獸之言俱解此貉隸解獸言亦解鳥言互見之也

案與鳥獸言即所謂教擾之也能言之鳥必人與之言而調習之猛獸媚養已者命以起伏動躍則應焉

蓋久而習於人言耳

總論劉氏彝曰罪隸用之捕盜賊役煩辱積任器為牽徬則其罪之所宜為也養鳥獸牧牛馬畜鳥獸之言乃其俗之所素習也

案閩隸所養非畜鳥也貉隸所養非常獸也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似不宜養之然鳥言獸言等事有其術則不廢如古有豢龍氏之類或四夷來王亦有時而用之亟直以為玩弄之具而已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詰起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司寇正月布刑於天下正歲又縣其書於象魏布憲於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令之於司寇縣書則亦憲之於門閭及都鄙邦國刑者王政所重故屢丁

寧焉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　賈氏公彦曰掌憲邦之刑禁與下文為目布憲為司寇屬官以刑禁為重故每事共丁寧之也　劉氏彛曰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而行四方達四海恐未之能徧也意者書其刑禁之宜憲於民以達於州伯州伯以達於諸侯而以達於四海案小司寇令羣士宣布於四方憲刑禁士師又帥其屬而憲禁令於國及郊野蓋小司寇以令士師而士

師帥其屬憲之其屬之中布憲亦存焉

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正義賈氏公彦曰征伐巡守田役皆大事合衆庶也以其為布憲之官故於聚衆庶皆以刑禁號令　王氏應電曰若野禁軍禁之類竝布憲號令之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猶察也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

之也斬殺戮謂吏民相斬相殺相戮者傷人見血見血乃為傷人耳鄭司農云攘獄者距當獄者遏訟者遏止欲訟者　賈氏公彦曰謂吏民私相戕賊而不以告於官者伺而得之則以告也

案不以告者被害之人慑於勢力而不敢聞諸官也攘獄者已當赴獄而距違遏訟者人欲見訟而阻遏皆強梁怙惡之人故設官以察緝而誅之所以達民隱而伸其屈雪其寃也或乃謂不以告者與犯罪之

人同科則扶強而抑弱也愈甚矣　職司斬殺戮而所告無斬殺戮何也傷人見血者必告則相殺不待言矣攘獄過訟乃鬬傷賊殺之漸嚴此三者乃所以禁殺戮也其既相殺戮者則以歸於士而罪在大辟亦不待言矣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正音征撟居表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民之好為侵陵稱詐謾誕此三者

亦刑所禁力正以力强得正也　王氏昭禹曰逆理害治者謂之亂恃强虐物者謂之暴人所不樂為者力不能敵則不得已而聽服焉是之謂力正也　王氏應電曰撟誣犯禁若偽稱制令假為符節而有所規圖以犯邦禁也作言語而不信若造言生事以疑衆者

案正者使人慴伏而從已也亂暴之民以力求正而不依於理法戰國秦漢任俠姦人是也

通論陳氏汲曰比閭族黨之法凡所以為政之道纖悉備矣二官所禁大抵暴横足以侮上陵下傾險足以蠹政虐民故别立刑官糾以法禁庶姦民有所懾而鄉遂之官得以安行教化

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

正義賈氏公彦曰聚衆庶謂征伐之等王氏昭禹曰若師田行役之屬

凡奚隷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聚而出入有所使賈疏謂國有煩辱之事使

奚隸則有此出入 王氏昭禹曰司以察之牧以治之

辨正王氏應電曰奚民間婦女服役於後宮者

通論王氏應電曰王之宮寢若無預於秋官之事而司隸掌四翟之守禁暴司奚隸之出入先王於給事宮壼内外之人防禦之嚴如此所以為端本清源之道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

正義鄭氏康成曰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絶也去王城五百里曰畿　王氏昭禹曰遂人所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是也謂之四畿則是王城五百里四面皆達之也

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比必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比猶較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供飲食樹為蕃蔽　王氏昭禹曰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所謂宿也十里有廬廬有飲食

所謂息也　劉氏彝曰地官遺人既掌之矣野廬氏主往來接比之事

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令力呈反欜音託

正義鄭氏康成曰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　鄭氏衆曰聚欜之聚擊欜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

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叙而行之擊居錫反又音計

正義鄭氏康成曰舟車擊互謂於迫隘處也車有轘轅坻閣賈疏道路名舟有砥柱之屬賈疏水之隘道其過之者使以次叙之　鄭氏鍔曰擊者相值而礙也互者交互而不行也

案春秋昭公八年蒐于紅穀梁傳御擊者不得入范注擊挂則不得入門又國策車轂擊

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為于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辟辟行人亦使守涂地者　王氏應電曰有節者不可滯有爵者不可慢故為之辟

禁野之横行徑踰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為防姦也横行妄由田中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　王氏應電曰亦恐其妨稼穡

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比必里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大事若征伐巡守田獵郊祀王親行所經竝須修除道路皆野廬氏校比民夫　王氏

昭禹曰治其壊謂之修去其穢謂之除　鄭氏康成曰比校治道者名若今次金叙丈功賈疏漢時主役之官名次金叙

主以丈尺賦功

掌凡道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禁若今絶蒙布巾持兵杖之類

王氏昭禹曰若脩閭氏所謂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是也在國之道脩閭氏禁之在野之道野廬氏禁之

槖國野之道廬宿路室候館之委積地官遺人掌之而不使兼掌道路之禁令何也凡民之有罪過者可使有司治之附於刑而後歸於士若道路宵晨暫遇姦宄非刑官之屬廵察監視隨縛而刑之不足以肅也

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時謂不夙則莫者也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幾禁之者備姦人内賊及反間

通論王氏應電曰夏官有司險合方氏主達天下之道路但治其大略而已此官則主達畿内之道路盖侯國皆有是職而王畿為之主也國語單襄公過陳道茀不可行司里不授館客無寄寓而知陳之將亡野廬氏之職豈可忽乎

蜡氏掌除骴蜡清預反骴詳賜反注故書骴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為殰

正義鄭氏康成曰曲禮四足死者曰漬鄭司農云骴謂死人骨也月令掩骼埋胔賈疏月令注云骨枯曰骼肉腐曰骴骨之

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蠲古淵反亦音圭

正義鄭氏康成曰蠲讀如吉圭為饎之圭賈疏毛詩吉蠲為饎鄭從三家詩故不同圭潔也刑者黥劓之屬任人司圜所收教罷民也賈疏罷民謂之任人者司圜職任之以事是也凶服服衰絰也此所禁除者皆為不欲見人所薉惡也

案任人雖歸州里三年不齒服飾尚異於平民故與

刑人同禁

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楬音竭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賈疏若比長閭胥黨正之輩皆是其人其家人也　鄭氏衆曰楬欲令其識取之有地之官有郡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

掌凡國之骴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禁謂孟春揜骼埋胔之屬　王氏

應電曰此職掌潔清道路之事盖野廬氏分職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溝瀆澮田間通水者也池謂陂障之水道也害於國稼謂水潦及禽獸也　王氏應電曰溝瀆澮池國之利也而小民恒挾其私智或因旱而為匽上流或以潦而曲為隄防或盜人之水以自利或決已之水以注鄰至於因一竇之開成滔天水患因一時之障致百年湮塞其為害於國稼大矣故

設雍氏專禁其事

案曰國稼者溝瀆澮池本以利通國之稼也

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阱才性反擭胡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阱穿地為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擭柞鄂也賈疏柞鄂者或以為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

秋而杜塞阱擭收刈之時為其陷害人也書粊誓曰

杜乃擭斂乃阱　鄭氏鍔曰五溝五涂以通灌溉至春又為溝瀆何耶盖五溝者田野之中一定之制此乃閭里之間春夏雨集溝澮皆盈水去不速不可不通之也　王氏志長曰秋塞阱杜擭固防其害人時既收刈亦所以踈禽獸之禁

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

存疑鄭氏康成曰為其就禽獸魚鼈自然之居而害之鄭司農云不得擅為苑囿於山也　賈疏先鄭此解雖與後鄭異得

為一義

澤之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賈疏謂以藥沈於水中以殺魚及水蟲

案此節文義未詳姑存注疏之説

萍氏掌國之水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賈疏如深泉洪波沙蟲水弩之類及入水捕魚鼈不時賈疏月令春秋冬三時取魚若夏取則不時

幾酒謹酒

正義鄭氏康成曰幾酒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賈疏

若酒誥惟祀兹酒及鄉飲酒及婚娶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

謹酒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無彞酒　王氏應電曰萍氏掌水禁而兼酒者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酒所以為人合歡而溺則生禍取其類也

案詩曰無酒酤我盖惟大夫以上祭祀乃及時命為酒則士庶人祭祀冠婚力或不能自造亦不禁市沽但宜有限量耳幾酒盖苛察其無事而漫作者謹酒則戒毖其因事多作及市沽而溢於禮事所宜用者

與

餘論蘇氏軾曰自漢武至今皆有酒禁未嘗少縱而私釀不絶周公獨何以能禁之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巳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而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責之學乙笞其子而奪之食此後世所以不能禁酒而周公獨能禁酒也　呂氏祖謙曰周公作酒誥恐人沉湎以傷德也降而漢文帝為酒酺景帝以歲旱禁人酤酒已非酒誥本意

然而猶有重本抑末之心焉至桑弘羊建榷酒之説則公家日專其利古者惟恐人飲酒後世惟恐人不飲酒可慨甚矣

禁川游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備波洋卒至沈溺也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夜士主行夜行徼候者如今都候之屬王氏應電曰夜士若脩閭氏國

中宿互𣘘之類　賈氏公彥曰以星分夜若今時觀參辰知夜早晚　鄭氏鍔曰夜雖有時其分則以星盖月出尚有早晚唯星麗天至夜必見故也

案夜之長短不同而星出之早晚亦異月令每月記昏旦中星以正時亦以分夜也農民行旅見某星至某方則知為某時不惟昏旦所見注云甲乙至戊所謂五夜也疏乃以戌亥言之繆矣

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晨先明也宵定昏也禦亦禁也謂過止之無刑法也備其遭寇害及謀非公事　鄭氏鍔曰先明謂之晨中夜謂之宵通夕謂之夜詩言夜向晨則知晨先明也又肅肅宵征夜如何其夜未央則宵與夜固異矣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烜許遠反又虛鴛反夫如字先鄭音符

正義鄭氏康成曰夫遂陽遂也賈疏取火於木為木遂以其取火於日故

名陽遂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成氏伯璵曰冬至日子時鑄銅為鑒謂之陽遂夏至日午時鑄銅為鑒謂之陰鑒王氏昭禹曰鑒遂之齊考工記謂以金錫半為之者是也

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明燭以照饌陳明水以為玄酒賈疏鬱鬯五齊以明水配三酒以玄酒配玄酒井水也玄酒與明水別而云明水以為玄酒者對則異散文通謂之玄酒是以禮運云玄酒在室亦謂明水為玄酒鄭司農云夫發聲明齍謂以明水脩滌粢盛黍稷王氏曰考工記金錫半謂之鑒遂之齊言陽遂則知方諸之為陰言方諸則知陽遂之為圜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注故書墳為蕡

正義鄭氏康成曰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内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為明賈疏樹於門外者非人所執也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不言樹者彼諸侯不樹於地使人執庭燎與大燭一也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注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其百者蓋天子禮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為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如今蠟燭若人所執者用荆燋為之執燭抱燋燭不見跋是也

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軍旅脩火禁中音仲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季春將出火也火禁謂用火之

處及備風燥　王氏應電曰軍中尤宜慎火　易氏

祓曰大衆所集雖非時亦禁之

案南方火位也故司爟通掌四時改火出納火之令

職主於布火之利而不掌火禁其曰國失火野焚萊

則有刑罰焉蓋因布令而及之使民知避其害非火

禁也火禁如用火之地救火之法以及夏毋燒灰昆

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以刑官之屬掌之使民不敢

犯也軍旅之火禁以刑官修之者非軍刑所及也司

烜掌明火故竝共墳燭庭燎以為刑官之屬故并為屋誅之竁焉

邦若屋誅則為明竁焉竁昌銳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屋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明竁若今楬頭明書其罪法也賈疏昭二年左傳鄭公孫黑作亂子産數其罪云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故知有明刑書於木也

司烜掌明竁則罪人夜葬與賈疏曾子問篇見星而行者唯罪人是夜葬之事司烜主明火掌夜事掌為明竁則罪人夜葬可知

賈氏公彦曰屋誅誅於

屋舍中也

冡冢人職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正為此也葢不惟王族及公卿大夫之兆域不宜有此以汙辱其先人即庶人清門亦用為恥故使其子姓親戚别葬之而有司為明蹇以示懲焉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條音滌辟避益反音闢

正義鄭氏康成曰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

為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言士之賤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凡王出入虎賁氏先後王而趨在王前後也旅賁氏夾王車而趨在王左右也條狼氏八人夾道而馳則夾道而在前也公則六人以下在其國及至王國皆然蓋亦各有條狼氏故竝著於此

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前謂所誓衆之行前也有司讀誓

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賈疏誓自有大官若月令田獵司徒北面以誓之誓時條狼氏則為之大言使衆聞知

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

案云凡誓則不獨軍旅及祭祀也五戒之中禁用諸田役而大司馬職有司表貉誓民又云羣吏聽誓於陳前則凡糾禁戒誥皆可通言誓也如祭祀之誓太宰掌之大司寇涖之條狼氏執鞭以命之軍事尤重故下又詳其所誓之辭　朝士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與此職異文何也朝士所掌外朝也故呼百官

使就位又辟胥徒萬民使無擁雜此職掌王出入則身執鞭以趨而辟止行者耳故於誓亦執鞭以趨於前

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車轘謂車裂也　賈氏公彥曰僕大僕與王同車故大僕職曰軍旅贊王鼓右謂勇力之士在車

右備非常馭謂與王馭車者也僕右與馭及王駟乘也　王氏應電曰大夫師帥以下也有不闕謂闕白於大將

案此專言軍旅之誓也王在軍則王為主將王不在軍則卿為主將主將居車中在鼓下而馭者在左其右有兩人此駟乘法也主將誓人者不在所誓之中若參乘則將在左主射亦在所誓矣如甘誓所云是也大夫則師帥旅帥也事有當闕白而不闕者則鞭

之鞭作官刑故也師謂百夫之長族師鄙師以下也不言敢不關蒙上省文也春秋傳晉楚之君在行其出謀發命者皆主將則大夫以下皆關於主帥周官之法大司馬掌戒令及戰巡陳眂事而賞罰則所關者大司馬及本軍之帥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士師職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觀書甘誓湯誓等篇皆主軍旅之事可見此本夏官之事而掌於司寇之屬者兵刑本一事

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於君也某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師樂師也

案閫以外將軍制之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若事事關於君則機失於遙制恐不免矣注以師為樂師蓋謂祭祀祭祀之前總誓百官無為特誓樂師也樂師無目尤加矜敬焉而誓之曰鞭三百乎

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大音泰

案大史之職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小史之職大軍旅佐大史夫大史即在軍中有何所犯而至於殺乎若夫祭祀之誓不過共矢其敬慎小心執事有恪耳要無大刑也此二句蓋劉歆所增竄也詳見總辨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粥注音育注故書互為巨鄭司農云當為互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中城中也粥養也國所游養謂

羡卒也賈疏國家粥養未入正卒且為羡卒者使之追伺盜賊脩閭氏比之鄭司農云宿謂宿衛也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檮謂夜行擊檮

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為其惑衆

案脩閭氏與野廬氏同掌道治而所禁各異何也國中有徑踰而無横行在野則逐捕盜賊及行旅自衛以兵革趨行者不可禁道路寛廣而行人稀且有風

雨之急而投廬宿馳騁不可禁（曲禮入國不馳則國外可馳）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

正義鄭氏康成曰令令其閭內之閭胥里宰之屬（賈疏）

（脩閭氏雖主六鄉其實兼主六遂故言里宰以包之）賈氏公彥曰恐有姦非故命各守其閭

案閭亦有互王政之周於守禦如此

通論王氏應電曰凡巡警之事王宮之比宮正掌之國門之守司門掌之二十五家為里里門曰閭閭有

宿互欜一有緩急守此足矣故特設脩閭氏專掌其事以時比而脩之萬一姦盜竊發人盡兵而道皆險也何地之可匿哉

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冥莫經反又音覓

正義鄭氏康成曰弧張罿罦之屬賈疏詩云雉罹于罿雉罹于罦言之屬仍有兔罝之等所以扃絹禽獸者靈鼓敺之使驚趨阱擭

賈氏公彥曰弧弓也謂張弓以取猛獸　王氏應

罿曰猛獸多力弧張阱擭爲機坎以乗其不見故曰

冥氏

案楚辭九章設張辟注辟謂機矢張謂罻羅即此經

所謂弧張也

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正義賈氏公彦曰革謂無文章者去毛而獻之　鄭

氏衆曰須直謂頤下須備謂搔也　王氏應罿曰不

特去其害亦資其用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庶注作煮章語反禬胡內反說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毒蠱蠱物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攻說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案柳宗元種白蘘荷詩云庶氏有嘉草攻禬事久泯嘉草疑即蘘荷之類攻之謂燻之鄭司農云禬除也某謂此禬讀如潰癰之潰鄭氏鍔曰大祝六祈有攻說皆以辭責神也此曰攻曰說又曰禬非六祈之所謂禬當讀如潰癰之潰謂以辭責之使其毒潰散

賈氏公彥曰攻說禬之去其神

嘉草攻之去其身　鄭氏鍔曰左傳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皆謂其腐壞也毒物能腐壞人之心腑故謂之蠱

凡毆蠱則令之比之比必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使為之又校次之　劉氏彝曰凡毆蠱者隨其方土之所宜各有能者人有病則令毆之已乃比其優劣

案此官僅下士一人故人有能毆蠱者則令之而比

次其術之高下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正義鄭氏康成曰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王氏應電曰不必皆冬藏之獸但取其穴居如蟄耳

存疑鄭氏康成曰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

案蟄獸猝不易得各以其物火之蓋物性各有所畏故令觸其煙焰而不能藏也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

翨式至反 掎居綺反 翮户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猛鳥鷹隼之屬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掎其脚 賈疏若今取鷹隼者置鳩鴿羅網中以誘之

通論王氏昭禹曰獸人皮毛筋骨入於玉府冥氏穴氏翨氏所獻不云入於玉府者蓋此特除其害而已不可以為常繼而責其必獻也

案蟄獸猛鳥特設官以攻之者非獨慮其害於人亦

所以安衆鳥獸而使之生息蕃滋也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柞側百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林人所養者山足曰麓　賈氏公彦曰攻木之處有草則兼攻之　鄭氏鍔曰草木林麓根固蟠結不可削除用力尤多故曰攻

案柞氏攻木薙氏攻草皆主苑囿之官若畿内林麓欲化為穀土或以奠民居則𥨊掌其政令下經凡攻木者掌其政令是也

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刊剝互言耳皆斫去次地之皮生山南為陽木生山北為陰木火之水之使其肄不生

賈氏公彦曰夏至陰生冬至陽生陽木得陰而鼓陰木得陽而發故須其時而刊剝之也山虞取其堅韌冬斬陽夏斬陰此欲死之故夏刊陽木冬剝陰木

案此示人以攻草木林麓之法也凡草木陰陽和則滋生陰陽極則敗絶夏火盛而又火之以絶其陰冬

水盛而又水之以絶其陽則萌蘖不生根株腐爛而土可化矣

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

正義鄭氏康成曰變其水火者所火則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賈疏夏火之者秋以水漬之冬水之者春以火焚之如此則地和美

王氏安石曰化謂薄於陰陽相沴之氣則化而為土

案既以水火絶其萌芽矣俟其火氣之既得而水之

俟其水氣之既浹而火之又所以使之相劑相成故土和美而可種植也

通論王氏安石曰先王之於林麓欲其材木為用則為厲禁以毓蕃之欲其地宅民稼穡則刊剝而化之柞棫斯拔松栢斯兌則虞衡之職脩也作之屏之其菑其翳則柞氏之職脩也

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除木有時賈疏如上冬夏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繩常陵反注作孕異證反芟所銜反注故書萌作甍杜子春云當為萌書亦或為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杜子春云萌謂耕反其萌芽某謂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賈疏漢世茲其即今之鋤也夷之以鉤鎌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芟矣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熟耜之以耜側凍土剗之　鄭氏鍔曰殺草之法其去必以漸春始生之初則薙其萌萌去而根尚

在也未能不生夏日至則陽極而熱於是芟而夷之猶未能盡其蔓也於是含實繩育之時則芟刈而蘊崇之及冬日已至隂極而凍則耜而剗之剗覆其根使來春不復萌

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硩梯益反蔟蒼屋反覆芳六反夭音妖

正義鄭氏康成曰覆猶毁也夭鳥惡鳴之鳥若鴞鵩

鄭氏鍔曰王政仁及飛鳥不毁卵不覆巢今乃設官以摘去之何耶觀韓愈有射訓狐詩聖惠方言有鳥夜飛小兒衣服遭之輒成疾狀如五疳是知夭鳥之害有如此者不可以不去也

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縣音懸

正義鄭氏康成曰方版也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陬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賈疏爾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病四月為余五月為臯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星謂從角至軫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王氏安石曰日辰月歲星之神凡有氣形者制馬故書其號可以勝天

邱氏曰天鳥避此五者理亦有之蝠忌庚申燕辟戊巳虎豹以衝破鵲作巢

辟太歲以此觀之周公不虛言也

案此劉歆所增竄詳見總辨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

攻禜祈名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　鄭氏鍔曰謂其有神則以攻禜攻之謂其有毒則以莽草熏之

凡庶蠱之事庶注作煑一讀如守

正義鄭氏康成曰庶除毒蠱者蠱蠹之類或熏以莽草則去　賈氏公彥曰翦氏主除蠹物除蠱毒自有庶氏今云凡庶蠱者同類相兼左右掌之

案庶氏掌除毒蠱蠱之病人者此職庶蠱蠱之病羣物者

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犮音拔蜃是忍反注故書蜃為晨鄭司農云當為蜃書亦或為蜃

正義鄭氏康成曰洒灑也除牆屋者除蟲豸藏逃其

中者賈疏爾雅有足曰蟲無足曰豸蜃大蛤也擣其炭以坋之則走淳之以灑之則死賈疏淳沃也謂洒沃以汁則死也

凡隙屋除其貍蟲貍莫皆反又莫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貍蟲䗪肌蛷之屬　鄭氏鍔曰隙屋則離宮別館希御幸之地無所不除之矣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蟈音國鼃烏瓜反又烏乖反黽未引反蘜居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齊魯之間謂鼃為蟈黽耿黽也蟈

與耿黽尤怒鳴為聒人耳故去之牡鞠鞠不華者杜子春云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為煙令煙西行被之水上　鄭氏鍔曰螻蟈多矣疑此所去者亦為王宫　劉氏彝曰宗廟之祭祀賓客之饗燕凡禮樂未作以肅静為敬則鼃黽之喧鳴不可以不禁索或以灰灑之或以煙被之者郊廟朝廷學校嚴閟之地乃絶其類若會同師田所暫止則使之無聲可矣曰水蟲不獨鼃黽也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涿知角反炮步交反注故書炮作泡

正義鄭氏康成曰水蟲狐蜮之屬賈疏蜮即短狐南方水中有之含沙射人則死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投之使驚去賈疏石燔燒得水作聲故驚去

劉氏彝曰攻之以火氣應之以陽聲則陰邪之蟲去

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橭音枯亦音辜

正義鄭氏康成曰神謂水神龍罔象故書梓為梓午為五杜子春云梓當為榑榑讀為枯枯榆木名五貫當為午貫賈疏以榑為幹穿孔以象牙從横貫之為十字

案此劉歆所增竄詳見總辨

庭氏掌射國之夭鳥射食亦反下同

正義鄭氏鍔曰言國中之夭鳥者舊所無有偶自遠而至如春秋所書鸜鵒來巢故以為異　賈氏公彦曰城郭人聚之處不宜有夭鳥故去之

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為怪者獸狐狼之屬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　王氏昭禹曰弓矢嘗用之救日月則其精氣足以勝妖

存疑鄭氏康成曰於日食則射大陰月食則射大陽與

案專言國中者若山林田野則不必禦也曰鳥獸者既不見其形則不辨其為鳥與獸也

若神也則以太隂之弓與枉矢射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於宋太

廟譆譆出出者太隂之弓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

與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者互言之救日用枉

矢則救月以恒矢可知

案夭鳥可射太隂太陽豈可射乎救日月陳五方之

兵弓矢非用以射也若神也以下劉歆所增竄

總論王氏應電曰秋官掌刑而有冥氏以下十二官

則凡猛鷙昆蟲與夫托夫神姦而為害者竝不能逃夫刑罰之威而況於姦慝暴亂之人乎

銜枚氏掌司嚻

正義鄭氏康成曰察嚻讙者為其聒亂在朝者之言語

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嚻

正義鄭氏康成曰令令主祭祀者宗主猶司也謂司祀事之官若鄭祀則庖從及道所經皆令焉

軍旅田役令銜枚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其言語以相誤　易氏祓曰祭祀禁無囂而已若軍旅田役則人情雜遝非法之能禁直使之銜枚而後肅然無譁

禁嘂呼歎嗚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其惑衆相感動嗚吟也　劉氏彝曰聲大而急曰嘂高而緩曰呼嗟而怨曰歎悲而傷曰嗚

案國中之道謂廣路通衢若巷歌巷哭固不禁也野涂無禁以不能徧禁也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咸音函户緘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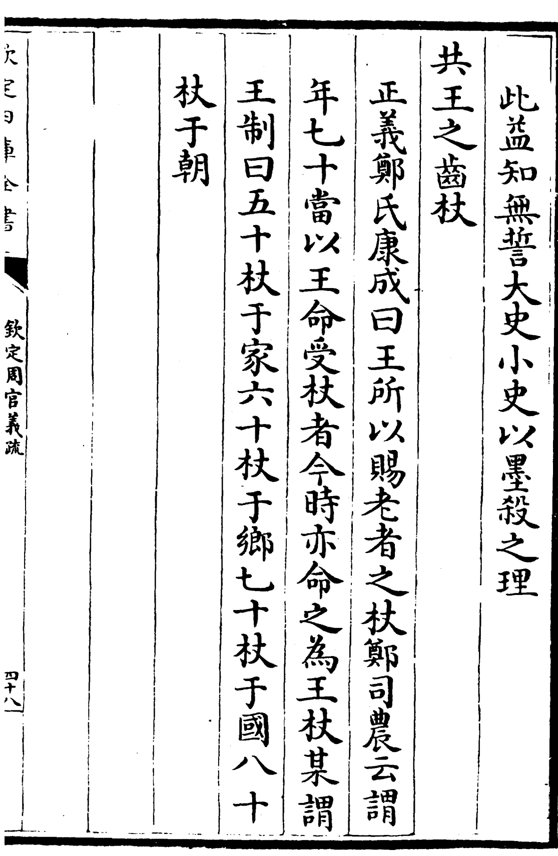
正義鄭氏康成曰咸讀為函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　王氏安石曰非大祭祀則杖於朝者弗預

軍旅授有爵者杖

正義鄭氏康成曰別吏卒且以扶尊者將軍杖鉞

鄭氏鍔曰軍中以斧鉞爲威將帥所執耳若有爵者在其中既非杖鉞之將又匪將校之列宜有以表異之故授以杖見其爵位之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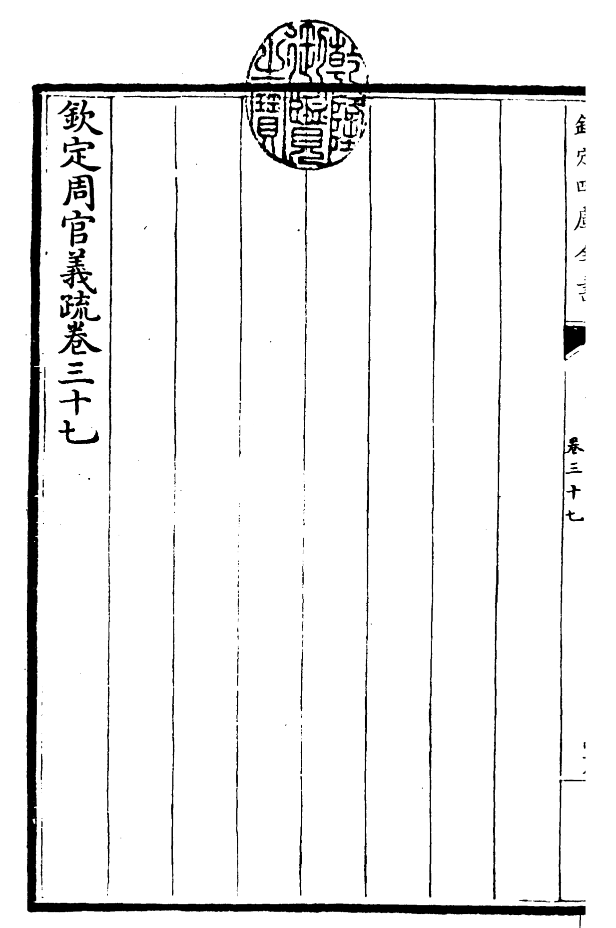
案將軍杖鉞羣帥皆執兵其有事於軍中而不親甲兵者如小宗伯肆師大師大史小史師氏之類則不論其年齒皆授以杖用以別於即戎者軍中自主將至公司馬皆各有所統之人所司之局故不任軍事則別之曰有爵者　授有爵者杖以別於即戎者觀



此葢知無誓大史小史以墨殺之理

共王之齒杖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所以賜老者之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為王杖某謂王制曰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七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賈提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八

秋官司寇第五之五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賓要服以内諸侯大客謂其孤卿

賈疏言要服以内諸侯者對要服以外為小賓下文蕃國世壹見是也大客謂大賓下孤卿對小行人所云小客言孤卿者據大國得立孤一人孤來聘侯伯已下無孤使卿來聘不言大夫士者殷聘使卿時聘使大夫士雖不得時聘為介來亦入客中故下云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如之是

皆得爲客此但舉尊者而言

賈氏公彦曰大賔大客尊卑異故言及以殊之云親諸侯者易云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朝聘往來是也　鄭氏鍔曰語其體則曰禮見於揖遜周旋則曰儀對舉之互文也

通論孫氏之宏曰六服之君各以歲時朝覲宗遇而陪臣將命入貢獻功幾無虛日委積飧牽以待之郊勞燕饗以寵之送逆必於其疆而不憚其煩存頫必以其時而不厭於數周公經紀天下精神會聚於此

此意管仲猶知之故其言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
禮不易無人不懷故五霸桓公爲盛也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
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朝直遥反後皆同比毗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與下時會殷同六事者皆以王
見諸侯爲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
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
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

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賈疏下文依服數來朝則有不朝之歲故云以其朝歲　賈氏公彦曰事由春始故圖事秋時物成故比功夏物盛大故陳謨冬物伏藏故合慮　鄭氏鍔曰謨欲其明夏文明故言陳謨慮欲其密冬閉藏故言協慮謨欲衆共知故言陳慮恐人異志故言協　黄氏度曰諸侯平居無事之時王者於德意志慮則道之使知度量法則則諭之使同好惡已一於心用舍已一於事及其入王又會而圖之蓋

合四海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之意 李氏曰君臣之禮不接則上恩不下流下情不上達嫌疑易以生毀譽易以入故制朝覲宗遇之禮以圖事比功陳謨協慮則上下交而志同絶無壅隔之患者矣

案朝覲宗遇四時之禮文質繁簡微有不同要無大異圖事比功陳謨協慮大槩主其所重者分繫之於一時亦非春必不可比功而秋必不可圖事夏必不可協慮而冬必不可陳謨也言此者見天子諸侯一

體相親之意雖歲事之常亦非無事而空行者耳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與儀禮之覲禮皆於廟而特見者也秋覲當以之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此於路門之外旅見者也春朝當以之康成云夏宗依春冬遇依秋禮或然與然謂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則非也受摯受享禮無更端且摯重而享輕既受摯於朝則受享亦必於朝矣又冬見曰遇遇者草次之期豈以冬

寒暑短不拘何處卽離宫别館皆可行禮不必定在

朝廟故謂之遇而儀亦從殺與

存疑賈氏公彦曰侯服年年朝春東方來夏南方來

秋西方來冬北方來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

當朝之歲亦春東夏南秋西冬北采衞要服皆然

案朝覲宗遇四方之諸侯皆有之隨其至之早晚而

與之爲禮故有四時之異名也如疏說則東方者有

朝而無覲宗遇西方者有覲而無朝宗遇南方者惟

有宗北方者惟有遇既偏苦而不平亦窒礙而不可行矣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正義鄭氏康成曰時會即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即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殷同賈疏鄭知王不巡守則殷同者下文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殷國與巡守連文明同是十二歲若王巡守何須殷同明不巡守乃殷同也　殷同

者六服盡朝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

政謂邦國之九法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

案時會殷同大宗伯大行人旣竝言之而諸職中言

會同者非一公西氏言志亦云如會同可見人多禮

盛不僅如尋常朝覲而已會同則爲壇於國外如司

儀職所云合諸侯令爲壇三成覲禮所云諸侯覲於

天子爲宮方三百步者是也案之鄉師牛人縣師遺

人稍人槀人司市賈師諸官會同則有徒役輦輦牛

車任器委積之共衆庶之作糧食之備賣價之市而大祝職言大會同過名山大川用事焉則會同似不專在近畿國外者意發禁施政所行者遠則於侯國封壤擇一都會之地以為會同之所而王適焉者葢亦有之會同二者對文則别合言則通故諸官皆連言會同也其合諸侯大約不過數十國而止以壇宫所容無幾而君行師從則其地止宿之處或虞不給而芻薪亦難繼也然則當會同時方伯連帥量率其

當有事於王家者而非胥六服以行矣　又案小司馬職小會同掌事如大司馬之灋意四方之方伯連帥率諸侯而畢會則爲會同之大者若止一方則爲會同之小者與　注謂十二歲王不巡守則殷同據下經巡守殷國竝承十有二歲之文也然因不巡守而殷國經亦究無明文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其德而改卜是巡守雖以十二年爲期而是年不行次年可改卜也既可改卜何

爲徧召六服而使之盡朝哉蓋朝覲宗遇常禮也猶祭享之有祠禴嘗烝也會同盛禮也猶祭享之有大禘大祫也盛禮閱數年而一舉所以震燿聲靈而齊一諸侯之心志也舉盛禮則不復舉常禮歲無二朝蓋不欲數勤諸侯矣反覆經文似是如此但注義承習已久不敢輒廢故並存而論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

時會殷同旣朝命爲壇於國外　賈氏公彥曰殷同

春東方六服盡來夏南方六服盡來秋西方六服盡
來冬北方六服盡來是歲終則徧矣諸侯不當朝歲
者就國外壇朝而已若當朝者則於國內依常朝之
禮既朝乃向外就壇行禮

案會同有四方俱來者亦有祇一方者常武詩徐方
既同蓋宣王既征淮徐之戎而因以殷同彼地附近
之諸侯也即在王國或一方以有政而來即未必徧
徵之他方矣四方殉以四時未必然也既以壇爲會

同之所則在壇而將幣卽朝覲也將幣必執玉執玉重禮不可以再爲之再則褻矣謂旣朝而後之壇非也朝時受玉禮當還之還玉終事也方其未還將令執何玉以行會同將幣之禮乎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好呼報反頫通笑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二事者以王見諸侯之臣來使者爲文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

則已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也賈疏案宗伯注云一服朝在元年六年十一年故亦得稱殷殷衆也以其朝者少聘者多慝猶惡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頫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　易氏祓曰或謂聘頫即下經徧存徧頫徧省之事乃天子遣使以撫邦國諸侯然大宗伯以此二者爲賓禮而此職亦有大客之儀則知非天子遣使之文注義不可破也

案邦國有交相惡者當衆聘其國卿皆在故諭使解

除

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閒記莧反脤上軫反禬音會）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閒問者閒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賈疏下文云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九歲屬瞽史十有一歲達瑞節竝是閒歲之事）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交或往或來者也（賈疏云或往或來者見臣有祭祀之事亦得歸胙於王故玉藻云臣致膳於君有葷桃茢）贊助也致禬凶禮之

弔禮禬禮也賈疏大宗伯職以禬禮哀圍敗此裁亦云禬者同是會合財貨故亦稱禬易氏祓曰鄭氏見禬禮哀圍敗弔禮哀禍裁以致禬爲凶禮之弔禮禬禮其實五凶禮皆所以補諸侯之裁也

補諸侯裁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賈疏見襄三十一年左傳

王氏應電曰小聘曰問存問列國使諸侯之志靡不諭乎王之志也歸脤者宗廟之胙分賜同姓之國及異姓有大功者以示同福賀慶者諸侯有冠婚嘉事以贊助其喜致禬者即大宗伯凶禮五以哀邦國之憂也　鄭氏鍔曰時聘殷頫閒問歸脤固有

一定之制賀慶致禬則以時舉無常期

通論易氏祓曰大宗伯以脤膰賀慶分同姓異姓而大行人則一槩以爲諸侯者蓋大宗伯言其定制而此言其通制也大宗伯之言賓禮不過朝覲宗遇會同聘頫八者而已如禬禮則見於凶禮脤膰賀慶則見於嘉禮蓋行人以親諸侯爲主凡嘉禮凶禮皆親諸侯之意不必定以賓禮爲拘也

總論王氏安石曰冬遇所協之慮時聘所結之好閒

問所諭之志歸脤所交之福賀慶所贊之喜致禬所補之裁邦國之君而已故稱諸侯秋覲所比之功殷頫所除之慝臣民與焉非特諸侯故稱邦國時會所發之禁非特一國故稱四方春朝所圖之事夏宗所陳之謨殷同所施之政非特一方故稱天下言歸脤而不及膰者膰有事而執焉因以賜之非大行人之所歸也言致禬而不及喪荒弔恤者舉一而四者可知也言諸侯而不言兄弟者大宗伯以禮辨親疎大

行人則言親諸侯之通制耳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正義鄭氏康成曰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案諸臣若以命則三等之國不齊故須以爵爲等四等專指上公之國而侯伯子男之三等在其中矣　鄭氏鍔曰命言辨爵言等命之尊者以五七九爲節辨之使有别而已若夫爵則不然同爲卿大夫士也而有大國次國小國之分必

因其國之小大以齊之若小大無等待之之禮何由而同耶　歐陽氏謙之曰諸侯之命諸臣之爵不同既辨而等之則命同爵同者可以同其待之之禮矣是所謂同邦國之禮也

案此與典命之文互備典命所掌者諸侯在國之儀此所辨所等者王朝待賓之禮也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

繅音藻藉在夜反斿音留樊步干反

乘繩證反

下竝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繅藉以五采韋衣板賈疏案聘禮記公侯伯三采朱白蒼子男二采朱綠典瑞天子乃五采此諸侯禮而言五采者合三采二采而言五耳若奠王則以藉之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自山龍以下常旌旗也存其屬幓垂者也賈疏正幅爲幓旌旗之幅也其下屬旒故云屬幓而垂者也樊纓馬飾也以罽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爲一就就成也賈疏樊馬腹帶纓馬鞅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貳副也介輔已行禮者也禮大禮饗餼也三牲備爲一牢鄭氏鍔曰謂之

禮者王朝禮賓之禮莫盛於此然其禮致於旣朝享之後今乃敘於介九人之下者葢述禮者因其數用九故併列之

存疑賈氏公彥曰上公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此主行朝禮於朝所執其服則裨冕若行三享則執璧瑞建常九斿者對文日月爲常交龍爲旂而云常者常總稱故號旂爲常也介九人者陳於大門外賓北面時介皆西北陳之也

案繅藉聘禮記云朝天子繅九寸三采六等朱白蒼

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玄纁典瑞職公侯伯繅皆三采三就子男繅皆二采再就此疏引之未悉繅者其飾也質則玄纁玄纁蓋帛爲之非韋也據覲禮及玉藻諸侯裨冕以朝裨則上公應鷩冕侯伯應毳冕子男應希冕而此云上公九章則袞冕也與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均爲上服又覲禮偏駕不入王門入覲但乘墨車而此云貳車五乘經有不同未詳所以

其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軹音只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位謂大門外案注大門謂庫門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内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爲之節賈疏必知有交擯者案下文惟大國之孤繼小國之君不交擯明凡諸侯於天子皆交擯交擯是敵禮也上公立當軹王立當軫與賈氏公彦曰軹謂轂末車轅北向在西邊去大門九十步公於車東當轂末擯者五人大宗伯爲上擯小行人爲承擯嗇夫爲末擯其餘二人是士

案陳氏傅良易氏祓謂王行四十五步以迎賓賓行

四十五步以朝王非也經言公立當車軹注推之以為王立宜當軫則賔主皆立於其所然後陳擯傳辭諸侯趨而進或近王數武而王乃少前以就之耳

存疑賈氏公彦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此春夏受贄在朝亦無迎法至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竝申上服乘金路之等　孔氏頴達曰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臯門外陳介天子車時在大門内傳辭既訖乘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

但迎公自諸侯以下隨之而入更不別迎也天子還服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服朝服執贄以入應門而行禮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惟享有迎諸侯之禮　陳氏祥道曰齊僕朝覲宗遇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案齊僕本言朝覲宗遇之饗食陳氏刪脫二字遂生繆解蓋朝宗於朝覲遇於廟其送迎之禮則同先儒謂秋覲無逆送之禮春夏受贄於朝亦無迎法其言與齊僕不合非所信也　易氏祓曰不下堂而見

諸侯特漢儒之說耳上公朝位後鄭止曰賔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若賈氏則直以爲在廟乃有此迎賔之法經旣明言朝位則是外朝之位有此迎賔之法奈何強爲之説乎

案朝位賔主之閒先儒講説紛雜不一崔氏謂迎入應門而朝於路門外之朝則朝禮乃君臣之正不應以賔主之法迎之故熊氏賈氏皆不從據齊僕職皆乘金路則當迎之以至廟而非入朝者矣鄭賈以朝

禮無迎法而三享則殺故謂行朝禮於朝正南面之
尊旣訖然後講賔主之禮迎入廟而行享如此則無
下堂見諸侯之嫌而又與曲禮當宁之文對峙而不
相悖然覲聘之禮受玉受享皆同時遞舉而不更端
朝禮旣行於朝享禮何必改而之廟且司儀之將幣
正禮與享禮並賅此經將幣專指享禮而不及朝禮
文義亦不畫一齊僕職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
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此謂朝覲宗遇之

饗食也豈此迎入者爲饗食之禮經文但錯舉而不必順敘與抑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春見之法即以賓主禮行之則方朝時亦有迎與

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注故書祼作果

正義鄭氏康成曰廟受命祖之廟也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賈疏聘禮與覲禮皆有庭實　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

鬱人職曰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

之再祼而酢者再祼賔乃酢王也

案朝聘以圭璋享以璧琮幣則圭璋璧琮之統名也

司儀職諸公相賔及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賈氏皆以將幣為正行朝聘而用圭璋之禮儀禮覲聘皆受圭訖旋即行享竝無更端且朝重而享輕受圭於朝而受享於廟疑無此理則此經當以將幣為受圭而以三享為受享俱在廟中行之為得也若受摯於朝則受享亦於朝或另是一禮此經特著其在廟者耳

存疑鄭氏康成曰禮者王使宗伯攝酌圭瓚而祼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祼后又拜送爵是謂再祼

辨正鄭氏鍔曰小宰職曰凡賓客贊祼謂贊王也小宗伯贊祼將亦贊王也若宗伯攝酌何用小宰小宗伯贊之乎内宰職曰凡賓客之祼獻瑶爵皆贊謂贊后也若王后不與則外宗贊宗伯而内宰亦必贊矣康成葢因大宗伯職言大賓客則攝而載祼遂失之不知大宗伯乃后不與而攝之以拜送耳宗伯攝后

則内宰亦贊宗伯矣

案再祼后職也但正行覲享之時后不出則雖禮有再祼亦大宗伯攝之故大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祼謂此也注以贊爲攝故誤耳

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食音嗣積子賜反勞力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饗設盛禮以飲賓也賈疏饗禮烹大牢以飲賓食禮亦亨大牢以食賓但食禮無酒而饗禮有酒有食兼燕與食故云盛禮

九舉舉牲體

九飯也 賈疏特牲禮尸食舉三飯佐食舉幹尸又三飯舉骼及獸魚尸又三飯舉肩及獸魚 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問問不恙也勞謂苦倦之也皆有禮以幣致之　鄭氏衆曰積謂餼之芻米　賈氏公彥曰出入五積謂在路供賓來去皆五積也三問者使卿大夫問之亦有禮以致之所行三處亦當與三勞同處也三勞者案小行人逆勞於畿覲禮云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其遠郊勞無文但近郊與畿大小行人勞

則遠郊勞亦應使大行人

存疑賈氏公彥曰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酬後更八獻是爲九獻

案九獻者王祼后祼爲二獻王與后又各一獻爲四獻餘五獻未詳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閒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

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信音申

正義鄭氏康成曰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一祼而酢者祼賓賓酢王而已后不祼也　鄭氏衆曰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者賈疏輈人輈深四尺七寸軓前曲中　鄭氏鍔曰輈人之輈長一丈四尺四寸其軓前之曲中者名曰前疾進而立前疾則比之車軹爲稍近矣

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

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賔主之閒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一問一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章者自宗彝以下一祼不酢者祼賔而已不酢王也王氏安石曰一祼不酢有禮而無報若不敢當焉卑故也不酢之禮聘禮禮賔是與賈疏子男一祼不酢與聘禮禮賔同但子男用鬱鬯不用醴則别故云與以疑之

王氏昭禹曰車衡謂在輈下軛兩服

者

總論王氏應電曰先命圭繅藉者守國之瑞朝覲所執以爲信也次言冕服至貳車車服以庸辨尊卑莫大於此二者也次言在朝在廟在館在途其禮無不同而有隆殺之義　朝位步數以至門爲度迎送以遠爲敬也立則以進前爲敬故上公立當軹侯伯則當疾子男則當衡也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

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眂小國之君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摯見執束帛而已豹皮表之爲飾賈疏孤行正聘則執瑑圭璋八寸不執皮帛故知既聘享更自以其摯見也但侯伯以下使臣無此更見法以大國孤尊天子別見之故自以其摯見執束帛而已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不交擯者不使介傳辭交於王之擯親自對擯者也賈疏諸侯交擯者使介傳於王擯傳而下又傳而上親自對擯者聘

禮賓來在末介下東面上擯亦至末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賈疏聘禮賓行聘之時擯者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云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是介入廟門西上不相者也彼諸侯法約同天子禮故云與以疑之以酒禮之酒謂齊酒也賈疏聘禮用醴齊明此亦用醴齊對文三酒五齊別通言之齊亦名酒故云齊酒也和之不用鬱鬯耳其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擯者將幣祼酢饗食之數鄭氏鍔曰朝位當車前則進而近王也愈蹙以速賈氏公彥曰趙商問其他眡小國之君以五為

節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注云公使卿亦七

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答云卿

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

又問出入三積此即與小國同應視小國之君何須

特云三積與例似錯答曰三積者卿亦然不獨孤也

故不在視小國之中然則壹勞者亦是卿亦然故須

見之　易氏祓曰春秋傳魯叔孫婼曰列國之卿當

小國之君固周制也

案天子旅見諸侯故有此禮葢六服之國未能同時而至一日之内將幣三享禮賓成禮亦不能多人故時其衆寡而旅見焉然後館舍可以遮容饔積可以閒致諸勞可以徐周所以旅見時多也魯侯國而旅見滕薛之君故春秋竝書以志非禮　朝位當車前經不言賓主之閒則王無出門迎法但至朝下車拱立車前聽命趨入庫門東鄉入廟耳此以見下文凡諸侯之卿大夫士至王朝皆有下車拱立之位降其

君二等又見諸侯之臣相爲國客其朝位亦然故司儀職不更及也

通論易氏祓曰大宗伯言孤執皮帛則天子之孤也此言大國之孤則爲上公之孤其執皮帛與天子之孤同者天子之孤六命則執束帛而加之以虎皮也上公四命之孤則執束帛而加之以豹皮也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閒也案卿雖有朝位王不迎之注云賓主之閒蓋緣蒙上文而誤其餘則自以其爵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朝位則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賈氏公彦曰大夫士皆如之者大夫又各自下卿二等士雖無介與步數至牢禮之等又降殺大夫

案諸侯之卿雖聘享後無特見瀎但入朝下車退朝

升車自有遠近步數是亦朝位也王雖不迎之注云
賓主之閒者蒙上文耳況爲國客則有賓主朝位經
亦舉王朝以見侯國也無庸以注爲疑
總論郎氏兆玉曰諸公之禮九儀之一也諸侯之禮
九儀之二也諸伯之禮九儀之三也諸子之禮九儀
之四也諸男之禮九儀之五也孤以君命來聘九儀
之六也卿以君命來聘九儀之七也大夫九儀之八
也士九儀之九也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注故書嬪作頻

正義鄭氏康成曰祀物者犧牲之屬嬪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纊也材物八材也要服蠻

服也貨物龜貝也　賈氏公彦曰此因朝而貢與大宰九貢小行人春入貢者别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

王氏昭禹曰六服其見有六歲之差所以節遠邇之期其貢有六物之異所謂别土地之宜　或問周官五服之貢限以定名不問其地之有無與禹貢不合何故朱子曰一代自有一代之制大槩是近處貢重底物事遠處貢輕底物事恰如禹貢納銍納秸之類　王氏應電曰此亦約六服所貢之大分而言職

方氏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六服每歲皆有貢則小行人所令春入貢也

案舊說虞夏之制天子巡守之明年諸侯各以其方歲見四載而徧此注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皆非也果爾則或一歲而空一方之諸侯或一歲而空一服之諸侯其方或有寇戎之警其誰禦之竊意周制侯服最近故每歲一見而徧甸服地較遠分國較多兩歲中各以其時其事一見而徧男采

衛要地愈遠分國愈多則期愈寬所以順人情便國事也虞夏之制亦大率類此成王之崩事在旬日而康王之立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則六服皆有朝者可知矣舜典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則非一方之諸侯可知矣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正義鄭氏康成曰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賈疏分爲三服據職方而言此經總言之

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

大曰子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所貴寶見傳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賈疏周語穆王征犬戎而得其餘則周書王會備焉賈疏王會汲冢周書篇存疑鄭氏康成曰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

案蕃服之君來朝未必不執玉所貴寶者或以爲享幣耳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

正義鄭氏康成曰撫猶安也存頫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閒問也賈疏上文云閒問以諭諸侯之志　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爲始也　劉氏彝曰存者問其安否頫者視其治効省者察其風俗王氏昭禹曰頫詳於存省又詳於頫　易氏祓曰撫諸侯而言邦國者兼臣若民而加惠焉非獨厚其君也

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

屬章東反注故書協辭命作汁詞命鄭司農云汁當爲協詞當爲辭

音

正義鄭氏康成曰屬猶聚也自五歲之後遂閒歲徧省也鄭司農云象胥譯官也某謂胥讀爲諝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爲象者是通言語之官爲象胥諝謂象之有才知者也辭命六辭之命也瞽樂師也史大史小史也書名書文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

歲省而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鄭氏鍔曰自七歲而下皆可謂之省者不止於視之察之而又有以教之焉 易氏祓曰諭言語則通五官之言語協辭命則合九等之辭命皆象胥之職也諭書名則達六書之文聽聲音則察五言之和皆瞽史之職也王氏應電曰瞽掌聲樂史掌字書 王氏安石曰諭言語所以使之相通協辭命所以使之相交案辭如致福告喪及自通於尊長儕輩之禮辭命謂稱於君大夫自稱稱人所舉之號名如曲禮少儀所

記是也

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

正義鄭氏康成曰度丈尺也量豆區釜也數器銓衡也賈疏銖兩之等法八法也則八則也成平也平其僭踰者也達同成脩皆謂齎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

通論易氏祓曰瑞節達於小行人之官牢禮成於掌客之官法則正於匡人之官度量數器同於合方氏之官凡此皆所以待王之巡守也

十有二歲王廵守殷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廵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遂覲東后是也　郝氏敬曰殷衆也所至之方諸侯皆朝於方嶽下曰殷國　王氏應電曰十二歲一廵守於期已踈然觀徧存以下六事及將廵守職方氏又戒於四方則時廵之期雖踈而周防之法更密實無曠事也　呂氏祖謙曰廵守之禮此乃維持政治攝服人心之道大抵人心久則易散政治久則

必缺一次巡守又提攝整頓一次此新新不已之意

案巡守殷國因巡守而即以殷國也殷國即殷同殷同之禮因巡守而舉者此經是也有特舉於王國或侯國者則朝覲之盛禮閱數歲一行之職方氏先言巡守而下言王殷國亦如之可見其爲二事不必在巡守之年矣鄭氏謂王不巡守乃殷國疑未必然詳見上文

通論楊氏時曰虞舜之世其事簡其人寡其於巡守

也兵衞少征求輕故行之五歲不為數成周之世其事煩其人衆其於廵守也兵衞多供億繁故行之十二年不為疏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事以王之事來也詩曰莫敢不來王春秋傳曰諸侯有王　賈氏公彦曰辨其位謂九十七十五十步之位正其等謂冕服旌旗貳車之等協其禮謂牢禮饗燕積膳之禮以此禮賓敬而見

之也

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詔相左右教告之也　賈氏公彦曰哭位周旋進退擗踊皆有禮瀍

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方之大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急者禮動不虛皆有贄幣以崇敬也受之以其事入告王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賈疏聘禮是諸

侯自相告告天子亦然故引為證易氏祓曰受其幣而聽其辭小行人所以待小客也而大行人乃以待四方之大事蓋謂諸侯以寇戎聞必待行聘享之禮而後聽其辭非所以急諸侯之病也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聘曰問賈疏聘禮云小聘曰問不享是也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賈疏文元年左氏傳

文　此皆所以習禮攷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賈疏禮記

文　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鄭司農云春秋傳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賈疏昭九年左傳　賈氏公彦曰諸侯邦交謂同方嶽者一往一來爲交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敵國則兩君自相往來故司儀職諸公諸侯皆言相爲賓是也　鄭氏鍔曰問以言爲禮聘以財爲禮

餘論程子曰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説非也若天下

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内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

然不安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

謂鄰國耳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使色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籍名位尊卑之書使者諸侯之

臣使來者也　賈氏公彦曰大行人待諸侯小行人

待諸侯之使者其邦之禮籍則諸侯及臣皆在焉

案大行人曰禮儀小行人則曰禮籍者書曰享多儀

百辟來王大行人辨其位正其等協其儀賓而見之
所尤謹者儀也小行人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則不過
按故籍以時饗食致餼積而已禮籍即司儀掌客所
列二官既分掌其事而小行人復通掌其籍者以使
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其籍已豫具也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貢六服所貢也　賈疏對九州外蕃國無此貢　功
攷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𤅢

賈氏公彦曰此貢即大宰九貢是歲之常貢也必使春入者以侯國出税於民民税既得經冬至春乃可入王也秋獻功者物皆秋成故秋獻之　王氏安石曰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則常以所禮之國各籍焉以爲故常左傳曰非禮也勿籍

案職貢雖有常而必時其歲之豐凶以爲贏縮故往歲之貢至春而後入之月令制諸侯貢職之數以季秋蓋農收備入而後其數可定也功謂治國事之狀

至秋則歳功成萬事理凡治狀皆舉矣故獻之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眂館將幣爲承而擯

勞力報反

正義鄭氏衆曰入王朝於王也春秋傳曰宋公不王

賈疏隱九年宋公不王不宗覲於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也

又曰諸侯有

王王有巡守

賈疏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曹劌諫曰不可諸侯有王王有巡守非

是君不舉矣注云有王朝於王

鄭氏康成曰眂館致館也

賈疏聘禮及下司儀皆云致館云眂者使卿大夫觀其可否云致者致使有之

承猶丞也王使勞賓

於郊賈疏郊勞使大行人致館於賓案覲禮天子賜舍鄭注云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至將幣使宗伯爲上擯賈疏將幣謂至廟將幣三享惟將幣大宗伯爲上擯皆爲之丞而擯之　歐陽氏謙之曰三事皆非小行人之職但爲承以擯而已　易氏祓曰四時常朝小行人既爲承擯肆師佐擯爲大朝覲設也

案大宗伯惟將幣爲上擯則郊勞眡館宜使他官故小行人爲承而擯擯者三人則嗇夫爲末擯見覲禮必擯者五人然後肆師佐小行人承而更以士充其數

矣　國語卿出郊勞則郊勞宜使卿覲禮第舉皮弁而不目其人注云使大行人故此疏用之也意侯伯使大行人上公則使卿與葢據覲禮鄭注而鄭注亦未知何據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擯者擯而見之王使得親言也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爲來之事　賈氏公彦曰大行人注云大賓要服以内諸侯大客謂其孤卿則

此大客謂要服以内之使臣小客謂蕃國之使臣也

易氏祓曰諸侯遣孤卿聘頫皆於廟中行享禮擯而見之但旅擯不交擯耳

使適四方協九儀賔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適之也協合也　王氏應電曰九儀之禮大行人既以之同邦國矣但恐變故不齊或歲久沿革不能無異小行人奉使於四方時因而和

協之庶禮行之久而無弊也 賈氏公彦曰自此已下皆小行人使適四方之事賓據命者五客據爵者四朝覲宗遇會同皆諸侯故云君之禮存頫省三者天子使臣撫邦國之禮聘問二者是諸侯使臣於天子之禮

案賓客來享來王固欲其儀之協即其邦交亦恐以地之遼遠國之强弱過恭過汰以違王度故使小行人適四方而協之所以消患於未萌也觀春秋列國

會盟之次朝聘之數時有煩言則九儀不協之明徵也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齎法式以齊等之也諸侯使臣行頫聘則以金節授之以爲行道之信也虎人龍者自其國象也

賈疏知是使臣所執者掌節職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故知此亦使臣所執也諸侯自行不須節

道路謂鄉遂大夫也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邑之吏也賈疏都鄙之主與都鄙之吏同用管節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爲之節由關者關人爲之節賈疏司關職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故知所由之處皆得授之節也其以徵令及家徙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爲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賈疏比長職邦之民從于郊則從而授之亦有期以反節案此掌節職文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賈疏漢文本紀六年九月初與

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亦所以異於畿内也賈疏掌節職貨賄用璽節門關用符節各别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門市既相聯此無貨賄璽節明同用符節可知畿内貨賄用璽節門關用符節畿外同用符節是異也

凡節有天子之法式存於國賈氏公彥曰達天下之六節據侯國而言掌節所云據畿内也虎節人節龍節三者據諸侯使臣出聘所執旌節符節管節三者據在國所用掌節職守邦國者用玉節此不

云玉節者文略耳亦達可知

通論王氏詳説曰天子使者使於諸侯諸侯使者聘於天子其爲節一而已此虎節人節龍節之所以同也天子王畿之道路門關與諸侯之道路門關亦一而已此旌節符節之所以同也其無璽節何也小行人所達六節特謂諸侯使者之入聘耳非有貨賄之事也　王氏安石曰邦節先門關後道路以自内達外言之天下之節先道路後門關以自外達内言之

案無玉節者此所達惟使節邦國所守非所及也都鄙用管節者別於畿内之都鄙蓋別嫌明微於其貴者尤嚴也

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 瑱音鎮信音申

正義鄭氏康成曰成平也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爲信 賈氏公彦曰侯國無鎮圭因而言之不言達六瑞者諸侯受命已得之無用別作法式以齊之也

案成者攷驗符合均一整齊之意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琮才宗反琥音虎璜音黄好呼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賈疏對上文六瑞是朝時所用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賈疏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知五等諸侯同用璧琮者覲禮總稱侯氏用璧明五等同也皆有庭實以馬若皮賈疏案覲禮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西上是以馬也聘禮以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是用皮

也

聘禮記云皮馬相閒可也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賈疏享天子用璧琮九寸者上公之禮上公用璧琮則圭璋是二王後明矣特之者惟有皮馬無束帛之加故云特禮器云圭璋特義亦通於此賈疏彼據朝聘時所行無束帛可知是特也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賈疏玉人云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明享君用璧亦八寸是下享天子一等如是明二王後與諸侯相享不可同於天子用圭璋則用璧琮可知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賈疏二王後相享用璧琮則子男自相享用琥璜可知子男朝時用璧自相享降一等故用琥璜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

小各降其瑞一等賈疏玉人云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禮無重用八寸之法明是上公九寸降一等至八寸上公既降一等則侯伯子男各降一等可知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賈疏不分别聘享則聘享皆降一等同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此據上公之臣圭璋璧琮皆降一等其餘侯伯子男降一寸明矣　賈氏公彦曰圭以馬璋以皮二者本非幣云六幣者二者雖非幣帛以用之當幣處故總號爲幣也　鄭氏鍔曰言合者以兩兩相配故言合也　王氏應電曰馬物之貴者也皮虎豹之皮記曰示服猛也故合圭以馬合璋以皮純

色曰帛采色曰錦昏禮聘禮食禮皆以束帛爲上束錦爲次故合璧以帛合琮以錦五采備爲繡白與黑二色爲黼繡之功多於黼故合琥以繡合璜以黼王氏昭禹曰通彼此之情而來謂之好因事而來謂之故

總論劉氏敞曰九儀既正乃達六節以爲行道之符乃成六瑞以爲朝見之信乃合六幣以致用享之誠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注故書賻作傅

正義鄭氏衆曰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

賈氏公彦曰宗伯職以喪禮哀死亡據弔葬致哀此

則以財物補其不足相包乃具

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

正義王氏應電曰賙委如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令

邦國移民通財以賙恤之即荒禮哀凶札也　賈氏

公彦曰宗伯職以荒禮哀凶札言自貶損若年穀不

登君膳不祭肺之類此令他人以財賙委之亦相包

乃具

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槁讀作犒可奥反禬音會注故書槁爲稾鄭司農云稾當爲犒

正義鄭氏康成曰師役者國有兵寇以致匱病者也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春秋定五年夏歸粟于蔡是也賈疏定四年秋楚人圍蔡故五年歸其粟大宗伯職以禬禮哀圍敗

鄭氏衆曰犒謂犒師也　賈氏公彥曰不見恤禮當於師役中兼之

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

正義王氏昭禹曰慶賀即大宗伯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也　王氏應電曰慶賀所以樂之即大行人賀慶以賛諸侯之喜

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禍烖水火　王氏應電曰哀弔即弔禮哀禍烖也

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正義王氏昭禹曰所作謂之事所遇謂之故札喪凶

荒禍裁出於所逢者也師役福事或出於所作　李氏嘉會曰大宗伯雖已具是法小行人則令行之案此五者其四大宗伯所掌凶禮其一嘉禮也復列於此者設所至之國有此則令鄰國供具而後以復於王故其文次於使適四方之後也蓋凶荒之賵委師役之槁禬必待奏請則緩不及事即適遇其國札喪禍烖福事亦必於常禮有加禮意乃洽且札喪禍烖福事之小者或不敢以聞於王朝而王使適遇之

則不得爲弗聞也者而過之也治其事故者酌財用多少之宜施行緩急之節以及興發調移之法也其亦與方伯連帥定議而後令之與　或曰治其事者行此五者之事宜治其故者慶賀哀弔或致辭或兼幣玉貨財若賻補賙委槁禬則或取於閒田所儲偫也

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

正義王氏應電曰條錄一書將以興利除害

案天子省方所以清問萬民之利害也知其利害然後可聚所欲去所惡而諸侯之功罪以是爲準虞書及王制所列廵守黜陟之大政無出此五書之外者惟札喪凶荒出於時變而其君臣所以處此必有辨矣至於戹貧則萬民之利害平時漫不省憂可知故五者皆所以定諸侯之功罪也

其禮俗政事敎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治直吏反

正義王氏應電曰此自政治言順則因之逆則革之

郎氏兆玉曰將以爲慶讓之地

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

正義鄭氏康成曰慝惡也猶圖也　郎氏兆玉曰將以討正之

存疑鄭氏鍔曰猶有二義此謂已嘗犯令而猶不改者

其札喪凶荒戹貧爲一書

正義郎氏兆玉曰將以寛恤之

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

正義郎氏兆玉曰將以褒嘉之

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

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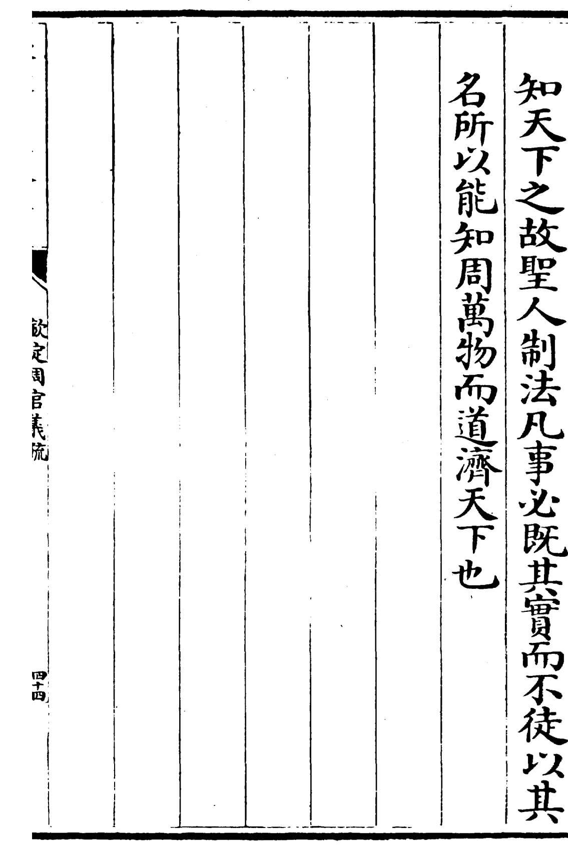
正義李氏嘉會曰故者必求其原委而知其所以然

也　王氏昭禹曰聖人以百姓爲心而憂樂與同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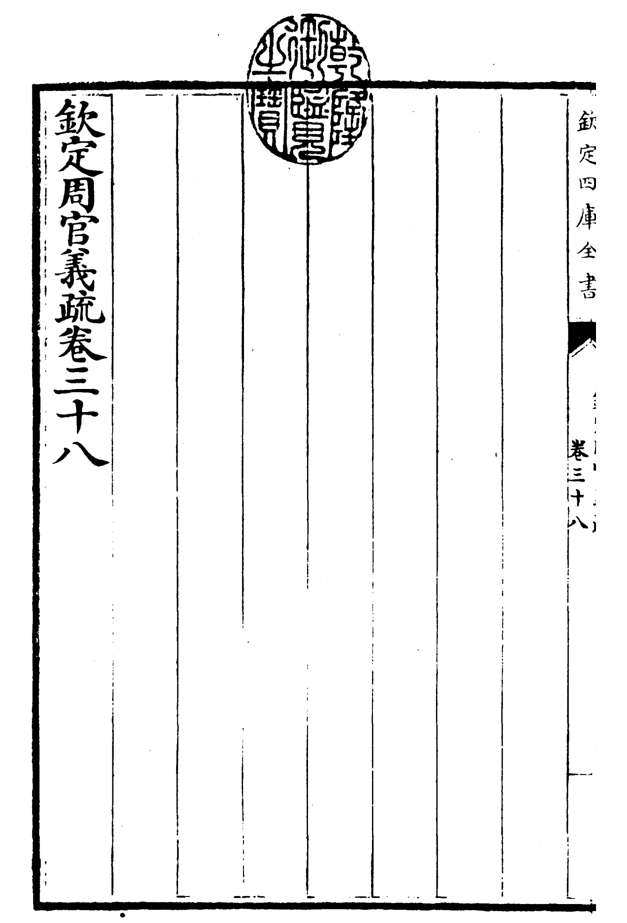
行人之官巡行天下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先王

所以同四海於一堂之上於此得其要矣

察小行人使適四方無國不到所以實察諸侯之治狀也首協九儀賓客之禮行人出王畿即當達所經道路之節故達六節次之禮以朝享爲重故成六瑞合六幣次之凡行人過賓之國有吉凶事故必加禮焉以示王與天下同其憂樂故令賻補以下五事次之王巡守將施加地進律及削絀流討諸大政故以萬民之利害以下五書終焉王雖巡守未能徧至羣侯之國故使小行人每國别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



知天下之故聖人制法凡事必既其實而不徒以其名所以能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八

卷三十八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編修臣鄭　爔

謄錄監生臣侍　臣